



离落城
一著

下

YIN
XIU
I

一品休妻

白驹过隙，
红尘一梦，
三年间缘聚缘散，
情仇迷乱。

沈阳出版社

一品休妻

离落城
著



「下」

YIPIN
XIUQI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一品休妻:全2册/离落城著. —沈阳:沈阳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441-5246-4

I. ①—… II. ①离…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94970号

出版者:沈阳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10号 邮编:110011)

网 址: <http://www.sycbs.com>

印刷者:三河市杨庄双菱印刷厂

发 行 者:沈阳出版社

幅面尺寸:165mm×235mm

印 张:38

字 数:500千字

出版时间:2013年1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沈晓辉 鲁莎莎

封面设计:张龙梅

版式设计:张龙梅

责任校对:栾 敏

责任监印:杨 旭

书 号:ISBN 978-7-5441-5246-4

定 价:49.80元(全2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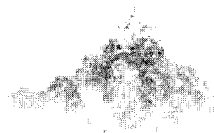
C O N T E N T S ● 目录

第 一 章	反遭算计	1
第 二 章	一地落花	11
第 三 章	暗中使坏	21
第 四 章	送鸡汤	31
第 五 章	连夜探监	41
第 六 章	命悬一线	51
第 七 章	做戏	61
第 八 章	节外生枝	71
第 九 章	夜袭大火	81
第 十 章	惺惺作态	91
第 十 一 章	不要逼我	101
第 十 二 章	塞北初遇	111
第 十 三 章	逼她就范	121
第 十 四 章	夜之戏谑	131
第 十 五 章	情如玩火	141
第 十 六 章	我等你	151
第 十 七 章	苏冰何人	161
第 十 八 章	陪嫁金钗	171
第 十 九 章	红烛下的洞房	181
第 二 十 章	情已脱轨	193
第二十一章	温情备至	207
第二十二章	屋中惬意	222
第二十三章	重返梁宇	236
第二十四章	巧辩开罪	250
第二十五章	重回伊府	264
第二十六章	途中逢雨，弄情	278



目录 下 CONTENTS

第二十七章	谁在哭泣	293
第二十八章	失忆后的夏末如	308
第二十九章	赤裸裸的调戏	323
第三十章	我的妻子，只会是你	338
第三十一章	恭喜夫人，您这是有喜了	353
第三十二章	剧毒曼陀罗	367
第三十三章	赌场风云	381
第三十四章	一纸休书	395
第三十五章	冬去春来	409
第三十六章	想要个孩子	424
第三十七章	亲我一下	438
第三十八章	为那个人流的眼泪	452
第三十九章	知己陌路	466
第四十章	误会	480
第四十一章	是该，回去了	494
第四十二章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吗	508
第四十三章	那样的她	522
第四十四章	别无选择	536
第四十五章	魔音阵	554
第四十六章	陷阱	576
第四十七章	人暖花开（终）	595



第二十七章

谁在哭泣

因为一直拥有，从未想到过会突然失去，而且是如此的彻底，不留任何余地。当一切化作泡影，再也抓不住的时候，伊晨风方知其中痛。

伊晨风紧紧地抱住夏末如，似想要把身上仅剩的温度全部传给她，然后举起手，毫不犹豫地咬破手腕。断断续续的鲜血，一部分滴进她的口中，另一部分顺着她的嘴角流下，滴落在地上。只听“嗒，嗒，嗒”的声响，回响在黑暗中，有如心碎，抑或是绝望的声音。

“不……”伊晨风嘶声喊道，悲恸欲绝。怀中的夏末如，任他怎么叫喊，都已不再有反应。而她原本就冰凉的身体，一点一点地变得僵硬，仿佛一块慢慢冻结起来的冰。

死，是很可怕的，只有亲身经历过，才会深有体会。因为不论曾经存在心中的是爱或是恨。眼前的那个人，再也不会回答了，从这个世间，彻彻底底地消失。

这一生，伊晨风曾经经历过两次这样刻骨铭心的离别。第一次是伊天，因为承受不了打击，他选择了忘记。第二次是伊鸿翔，为了止痛，他选择了在疯狂杀戮的战场来麻痹自己。然而这一次，他要怎么办……他还，什么也没有为她做过。

“末如，那边会不会也像这里这么黑，不过别怕，有我在……我，再也不会把你抛下……”伊晨风紧紧地抱夏末如抱在怀中，中间不留一丝空隙。平静的声音，更是让人绝望。

有谁在哭泣吗？又是为了谁在流泪？夏末如的脸颊上，滑过一道清澈、晶莹的泪痕，那些泪，不是她的，只是落在了她的身上而已。

咸涩、凄苦，嘴角、心里都是同样的味道。虚无中，夏末如感觉她的身体已经坠入深渊中，就在即将被长久掩埋时，却有一只手牢牢地抓着她，不让她继续往下沉。还有声音？是谁在呼唤？她听不太清，唯感觉贴得很近。不，她似乎听到“夏家”两个字。夏家、爹、娘、哥哥……那是她的全部……

“咳咳咳……”夏末如忍不住地咳嗽，含在口中的液体，顺着咽喉往里咽。咸、苦，那是血的味道。不知是因为伊晨风的血，还是他的叫喊，更或者是夏末如在世間还有着太多的牵绊，根本无法安心离去。她，最终又从垂死的边缘活了过来。

空气轻轻地波动着，里面夹杂着激动的笑意。

言语，有时候是苍白的。伊晨风感觉怀中的人，再一次有了呼吸，他紧紧地拥紧她，深怕她再一次将要离他而去。第一次，他觉得，活着很好。

“小姐，我是夏风……求你了，快回答我……”长平寺前的夏风，着魔般地用手掘着脚下的泥土，只是一层泥土被刨开，接着又是一层，仿佛根本没有尽头。他疯狂地、绝望地，根本不理睬染血的十指，大声嘶喊着，更是哀求地叫喊道。可偌大的山林，甚至连回响声都没有。

“小姐，我是夏风，你听到了没有……”终于，夏风精疲力竭地倒在地上，却依旧用尽最后仅剩的力量喊道。

“夏风，算了……再这样下去，夫人和将军没有找到，你就先力竭而亡了。”一同救援的张标，实在看不下去，走到夏风的面前，无奈地拍着他的肩膀道。

被黄土掩埋生还的机会本来就微乎其微，而且已经过去了三天，稍微有点儿理智的人都知道，即使再继续挖掘，找到的也不过是两具冰冷的尸体而已。除非，有奇迹出现。

可奇迹，世间怎么可能存在那样的东西？

夏风没有回答张标，只是继续地挖，继续地喊，直至连刨土的力气也没有了，咽喉疼痛得几乎发不出声，却依旧那样的执著。因为他一旦放弃，夏末如就真的死了。

“哎……”是无可奈何的叹息声，张标摇着头，朝着另一边走去。

经过短暂的晕厥，夏末如终于完全清醒过来，她推开伊晨风的怀抱，然后重

新站了起来。口中的血腥味，几度让她想要呕吐，却还是强忍着咽了下去。不管怎么样，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虽然不是很清晰，更像是自己的幻觉，但夏末如肯定，那是夏风的声音。她咬咬牙，把身体里没被掏空的气力聚集起来，朝着上面喊道：“夏风，听得到吗？我在下面……”

是夏末如的声音，颓然跪倒在泥土上的夏风，再一次听到那久违的声音，激动得泪水都快要流出来。萎靡的神态顿时振奋起来，仿佛全身充满了无限的力量。

“小姐，是你吗？听到了，回我一声。”夏风趴在地上，一边奋力地刨着厚厚的泥土，一边用力地喊道。让在不远处收拾残局的张标几人，不由得再度朝他那边看去。

“我看他一定是疯了。”李岚看着夏风，想着不久前他用力推自己的那一把，愤恨地说道。

“算了，将军和夫人就这么去了，谁不难过……我们还是过去劝劝他吧……”张标拍着李岚的肩膀，挥了挥手臂，让剩下的几个弟兄一起朝着夏风走去。

“夏风，是我……”

是奇迹吗？一同走过去的几人，真真切切地听到从地下传出的声音，虽然虚弱，但确实是夏末如的声音。震惊，就连夏风也杵在原地，因为那一切，感觉来得实在不真切。

“夫人，我是张标，听得到吗？我们，马上就救你出去……”生命，真是存在着太多的奇迹。久经沙场的张标，觉得此刻听到夏末如的声音，远比曾经打过的任何一场胜仗都要来得激动。因为那时是去毁灭生命，而现在是在迎接生命。“来，大家一起动手……”

“是……”众人的异口同声，惊得林中的雏鸟展翅向着远处飞去。

“夏风，刚才，实在是对不起。”男人流血不低头，李岚有些难为情地向夏风道歉。谁也料想不到，在这种情况下，居然真的能有人活下来。

“呵呵呵……”夏风充满生机的脸庞，回之的是爽朗的笑意。之前的艰辛，在他此刻的眼中，都显得微不足道。

堵住密室窟窿的不是别的东西，正是那棵百年的许愿榕树，仿佛冥冥中自有天意。最终，耗费了半天的时间，集结众人的力量，夏风等人终于把夏末如与伊晨风救了出来。

傍晚时分，光线微弱，但投射在夏末如的眼中，却是异常明亮。那些光，代表的是明天，代表的是希望。

“小姐，你没事，真的太好了……”夏风擦干忍不住流出来的泪水，小心地搀扶着夏末如，亦哭亦笑地说道。

“放心，你家小姐的命，硬得很。快把眼泪擦干，平日里还说想做什么大英雄，你看你这副模样，哭得跟个猴子似的，再哭，我就把你直接丢山里了……”重见光明，夏末如感觉吹拂在身上的风也是暖和的。活着，也很好，因为终有一天，能等到太阳的出现。

“只要小姐没事，就算做猴子我也愿意。不过以我的能力，铁定能当个猴王……”夏风挠了挠头，傻傻地笑着，完全看不出几日来的疲倦。

伊晨风站在后面，手腕上的伤已经被包扎好。他看着前面站着的夏末如，眼眸中流露出纯粹而又欣慰的笑。

“那时夏风说听到声音，我们还以为他疯了，没想到……”张标对着伊晨风，惭愧地说道。亏自己戎马沙场那么多年，毅力还抵不过一个小子。

“这也怪不得你们……”伊晨风没有责备的意思，声音不似以前的那般冷冽与肃穆，温和了很多。三天吗？在黑暗中，他们足足待了三天。真的是，很漫长。“整理一下，先下山再说。”

听到后面的声音，夏末如不由自主地向伊晨风看去，被天色遮掩得有些暗黑的眼眸，似闪过一丝波澜。不过，她的目光没有停留多久，再一次把头转了回来。

众人到达山下，天已经全黑。振奋过后，是真正的精疲力竭，才刚到客栈，几人已经支撑不住，连饭也没顾得上吃，便倒头睡下了。这几天，过得是惊心动魄。

夏末如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房间，坐在椅子上，倒了满满的一杯茶，然后一饮而尽。只是不知为何，不管喝下多少茶水，口中的那股血腥味都经久不散，而且带着浓厚的苦涩。

心有点儿乱，但她什么也不想去想，很累，是该真正好好的歇息歇息了。可就在她闭眼的瞬间，她突然想到了什么，双眼又猛然睁开。

榕树凹槽中落下的那个用黄布包裹着的方块，最终，夏末如也没有拿到。

不过，既然破土而出，夏末如相信它一定还会再度出现。而且，这场山崩，或许就是为了让它重见天日。只是，那里面到底装着什么？现在的她不清楚，但

她隐隐地感觉到，它深深地牵引着她。不然当时也不会连思考也没有，就奋不顾身地扑过去，还差点儿因此送了性命。

睡了，所有人都同这夜一起，安静地睡去。夏末如轻轻地闭上眼，虽然重获新生，但她的眉宇依旧无法完全舒展开来。或许，她还有着太多的牵绊。

一道月光透过窗子斜射而入，梳妆台上折射出一道白色的亮光，是韩显廷送给夏末如的那支银钗。只是不知道远在千里之外的他，现在又在干着些什么。是沉睡，还是对着月光思念着心中的那个人？

漫漫长夜过后，太阳毫无预兆地从天边升起，晕红的颜色，居然有些刺眼。夏末如穿好衣裳，仰着头向天空望了一眼，便打开房门走了出去。

原本应该是三天前的祭祀，却因为突如其来的山崩被迫推迟。那夜的山崩，气吞山河，风云惊变，夏末如脑海中每次闪过那些画面，都会有种心有余悸之感。被安置于长平寺不远处伊鸿翔的坟墓，也不知道怎么样？

她边想着，边沿着木廊向堂中走去，刚过辰时，偌大的客栈中只有一个早起的伙计在忙碌着。不对，应该有一个人更早。

三年时间，眨眼过去，而伊鸿翔也整整死去了三年，一切仿佛就像做了场梦，来得那么的不真切。昨日的事情还历历在目，人却早已不在，只剩下些褪色发白的记忆。

坐在窗口位置沉默的伊晨风，听到动静，站起身来看向几步之外的夏末如，关切地说道：“时辰还早，不如你再睡会儿。”

“鸿翔是个喜欢热闹的人，三年了，把他独自丢在这里，应该会很寂寞吧。”夏末如低着头，回忆着往昔的点点滴滴，清楚地记得伊鸿翔爽朗的笑声。然而，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倒下，再也起不来。老天，你怎么能如此的残忍？

……她的记忆中，有过这样的片段……

那一年，也是冬季，下了场很大的雪，白茫茫的一片。夏末如坐在夏府假山旁的梅花树下，入神地勾勒着笔下的画。

“夏末如，好啊你，偷偷画我哥。说，是不是喜欢他……”不知何时蹦出来的伊鸿翔，动作轻快地抽掉铺在桌面上的画纸，表情坏坏地看着夏末如。

“没有……你哪只眼睛看到了……”夏末如被突然出现的伊鸿翔吓了一跳，脸顿时就羞红了一片，却是硬撑着，死不承认。

“我可是两只那么大的眼睛都看到了哦，这回你还想怎么赖。”伊鸿翔挑着双

眉，张扬地笑着，举着画在夏末如眼前来回地晃荡着。

“把画还我，快点儿还我。”夏末如撅着嘴，伸手就去抢，可怎么也抢不到。她羞愧，更怕别人看到，一急，脸便像熟透了的苹果。

“你承认喜欢我哥，我就给你。”伊鸿翔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范的人，见夏末如越是着急，他便越是兴致膨胀。仿佛有着使不完的劲儿，笑容像朵盛开的花，流淌着鲜活的生命。“不过我哥那么出众，你要是不抓紧，就算煮熟的鸭子也会飞，不如，我帮你去告诉他。”说罢，他朝着夏末如的后方大声喊道，“哥，末如她说喜欢你，这辈子非你不嫁！”

“晨风，你别听鸿翔胡说，我……”夏末如脑袋空白了一下，立即转身，开口便解释道。只是话到一半才发现自己被玩弄了，前面除了几棵树，根本没有伊晨风的影子。她撅着嘴，瞪着伊鸿翔。“鸿翔，你又作弄我。”

“跟你开玩笑的。”伊鸿翔见夏末如气鼓鼓地瞪着自己，愧疚地道。不过眨眼的工夫，又恢复到原貌。神情绝对的奸邪，用手指着另一个方向。“不是在你后面，在那里……哈哈……”

“哥，你就委屈点儿，娶了末如算了。免得这个小丫头害相思病，天天躲在这里画你。”伊鸿翔冲着夏末如眨了个眼，然后便跑向伊晨风，黏着他嬉笑道。

“晨风，你别听鸿翔胡说，那个……我……是街上卖豆腐花的水妹，天天在我面前说你长得如何如何的俊朗，赛过潘安，所以我才想画张像，想要她认清事实而已。”夏末如低着头，根本不敢看伊晨风，少女怀春，怕是哪个都这样。她的心扑通扑通地跳着，脑中一片空白，张口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

“是吗……末如，我怎么看，都觉得这张画绝对比潘安更英俊潇洒、玉树临风。你看看，那炯炯的神态……老实交代，你是不是躲在某个地方，天天偷偷地看我哥。”伊鸿翔诧异地盯着手中的画，表情夸张，甚至想要火上添油。

不过那幅画，力道深浅有度，勾勒得恰到好处，整个人画得栩栩如生，看得出作画之人定是非常的认真。伊鸿翔口中的话是实话，只是让人听着就觉得完全变了味。

“哪有，一定是你今天没睡醒，把蛇看作龙。”夏末如伸手再次去抢画，只是依旧抢不到，便恶狠狠地瞪着伊鸿翔，却不敢正视在一旁的伊晨风。

“夏末如，你完了，敢说我是蛇……哈哈。”伊鸿翔继续搅和，似乎水越浑，他就越兴奋。

“我……”夏末如委屈至极，羞愧至极，真想找个地洞钻进去。可她忍不住，

略微抬头，看了伊晨风一眼，可还没看清他是什么表情，又不争气地把头压得更低，就像真的做错了什么事一样。

“好了，别再闹了。鸿翔，若是有空儿就多花些时间在练功上，别老做这种无聊的事。”终于，伊晨风打断道，语气冰冷不含一丝的感情。说罢，他擦着夏末如的肩膀，就那样卷起一阵风离开了。

“晨风……”夏末如站在后面喊道，伊晨风却没有回头，步履坚决。

“末如，你别哭啊，我哥就那个死样……啊啊啊，我把画还你还不成吗？不然我道歉。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不应该开我们大小姐的玩笑。再不然，你也帮我画一张，我去跟哥解释，说你喜欢的其实是我，只是一不小心画错了……求你了，别哭了。”

……院中是伊鸿翔唉求叹气的声音，绵延不绝，经久不息。只是那时的夏末如，是不是真的哭了，或许只是沙子不小心进了眼睛，她真的不记得了……

胃在撕搅地痛，或者是心在痛，而牵动了夏末如其他的神经。总之，她觉得很难受。她目光划过伊晨风，坐到另一桌的位置上。出房门之前，她特意整理过自己的容颜，因为伊鸿翔是个表面上看似放浪，其实却把身边的人看得比什么都重的人。就好像，她认识的韩显廷一样。他，要是看到她憔悴的样子，一定又会喋喋不休。

……钟叔说你今天没吃饭，你看看，两眼无神，脸色苍白，肩膀下塌全身无力的样子，怎么还是别人口中光鲜亮丽的丞相之女呢……怎么，委屈啊，想要告诉别人，丞相大人有多么的刻薄，居然虐待自己的女儿。你呀你，真是不孝，想让你爹为你背上千古的罪名……

他肯定会是这样，一副不依不饶的样子，直至逼得平日里只吃一碗饭的夏末如，硬是吞下两大碗。鸿翔，真的很想你，这三年来，你过得好吗？夏末如仰起头，不想让眼中含着的眼泪落下来。

就算没有胃口，夏末如还是吃了一碗饭，对着旁边空空的座位，淡淡地笑道。迷蒙中，好像说了一句：“鸿翔，这下总可以了吧……”

初升的太阳，整个露了出来。其他人还没有起来，看来真的是很累，也难怪，三天不眠不休，还是处于那样崩溃的精神状态下，任谁也受不了。只是对于夏末如与伊晨风，天明对于他们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

吃过饭之后，夏末如站起身来，然后，朝着客栈门口的方向走去。而伊晨风同样起身，跟在她的后面。回忆，他也有，只是……与他们的角度不一样……

几天前，还是嵒巍的山色，现如今，一片颓靡的残枝断根，东倒西歪的树木，一半裸露在外，一半依旧埋在厚厚的黄土中，面目全非。清新之气早已不在，环绕山体的是浓厚的泥土味，仅仅几日，当再度踏上这山的石阶时，真可谓是有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愕然、压抑，总之，让人感觉沉甸甸的。

如此恐怖的山崩，被安置于长平寺不远处伊鸿翔的坟墓，也不知道怎样？夏末如焦急，脚下的步子却无法加快，因为她实在是需要时间去准备，她要想好如何去面对一块冰寒的墓碑。

步履相对艰难的伊晨风，心情亦是压抑得很。父亲死了，可作为兄长的他，眼中只看到仇恨，而忽略了对伊鸿翔的照顾。追求最强大的武力，他严苛地要求自己，也同样那样要求伊鸿翔，却从来没有认真想过，自己的弟弟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伊晨风的记忆，也在时光中回溯……

那天晚上，有些黯淡，似乎没有星星。伊鸿翔却靠在窗台上，入神地看着那片夜空，仿佛在寻找着什么，“哥，若是没有了战争，你想要做什么？”

“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杀戮，永不停止的硝烟。”伊晨风想也不想，口气冷冽而又肯定地说道，“早点儿歇着，明天还要练功。”

“是吗？我相信总有一日会天下太平，毕竟人的本性都向往着祥和。”伊鸿翔若有所思，声音却是同样的坚定。正在此时，遥远的天空中，一颗星星闪烁了起来，他眼眸染上一层温暖的笑意，转头，对着房中坐着的伊晨风，俏皮地再道：“哥，你说嘛，等这场战争停歇后，你想要做什么？”

伊晨风倒了杯茶，一饮而尽，眼眸中袒露的是一天练功来的疲倦。他有着太多仇恨的积累，当然看不到夜空的美好，没有搭理伊鸿翔，站起身来就向着床边走去。

“若是我，就找个幽静的小山村，当个私塾先生。然后娶个妻子，不需要貌美，只要善良就好。有个家，生一群小孩，那才是生活。”伊鸿翔也不介意伊晨风不理睬他，因为他们是亲兄弟，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他憧憬着、遐想着未来，表情祥和。

夜静悄悄的，伊鸿翔继续凝望着星空，他相信老人的传说，每一个死去的人，都会化作天上的一颗星星。爹与娘，都在那里。兀自想着，他的神色突然变得嫉妒，“说到这儿，哥，我真是羡慕死你了，夏末如那丫头死心塌地地喜欢着

你……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找到一个这样的女人，哎……听着，记得对她好点儿，怎么说也是个姑娘家。你再对她这么不冷不热，说不定哪一天，她真的会走掉……”

没有回应，伊鸿翔的声音在黑暗中消散，他再度转头，才发现伊晨风不知何时已经沉睡。他摇了摇头，走到床边，帮他掖好被褥，轻声说道：“哥，好好睡，明天将是一个新的开始。好期待啊，不知道又会发生点儿什么有趣的事……”

混沌之中，伊晨风似乎听到了些什么声音，只是没有醒过来。或许那时他真的应该睁开眼，看看伊鸿翔那双总是充满希望的眼眸。那接下来的一切，可能就不会和今天一样。

……其实，他是何等的幸运，身边一直有着那么关心他的人。只是，为何往往总是要到失去后，才懂得珍惜……

重伤在身，即使强行支撑着，伊晨风的脸色也变得越发苍白，前脚一个踏空，便向着一旁重重地坠去。

就在伊晨风即将倒下的瞬间，一个人拽住了他的手腕。

山路行至一半，还有一半的路程就到山腰了。夏末如抬头往上看去，虽然有太阳，但根本照不散萦绕在山涧厚实的云层。拨开云雾见青天，似乎还需要一段时间，也许会很很长。她扶着伊晨风坐到靠近山那边的石阶上，“歇息一下再上山。”

“鸿翔的死，你一定很痛苦吧？”伊晨风踌躇着，最终开口说道。夏末如与伊鸿翔的感情，恐怕远胜于他这个做哥哥的。因为他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在练功上。

“不痛苦。”夏末如眼神坚决，否定道，“他说过，被记住的人，永远也不会死去。所以，鸿翔和我爹一样，一直活在我的心里。”纵使肉体毁灭，但精神长存。鸿翔，你是这样说的对吗？

还活着吗？伊晨风没有回答夏末如，头向上仰起。他眼中浮现出一个充满朝气的少年，里面有着流水，与蓝天白云。原来那才是幸福，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复杂，其实很简单。

“若是歇息够了，那就上路。”夏末如站起身来，望了眼上方依旧浓稠的云雾，俯视着伊晨风，眼神就如同一个强者鄙夷弱者。“拿出你对敌时的勇猛、凶狠来，不要到了这里，便连几步路都走不稳。什么是痛苦，你根本不会明白。因为，你从来都不会替别人着想，你活着，只是为了自己而已……你永远都无法体

会到，他的牺牲，是在为你铺一条更长的路。”

“获得强大的力量又怎么样，天下无敌又怎么样，你只会用它们变本加厉地伤害身边的人。伊晨风，你远比突厥人更加凶残，因为他们的刀剑只会砍在身体上，血止住便会愈合，而你，却是每一剑都直刺人心肺，让人痛不欲生。我夏末如这一生，做得最错的一件事，就是认识了你。”

没错，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一直都是。

夏末如用力吸了口气，心中升起一股无名的怒火，凭什么伊晨风有权利肆意伤害身边的人，又凭什么去糟践那一颗一颗关怀的心。她的父亲，她的兄长，甚至是他的亲弟弟。不过，她眼眸熊熊燃烧起来的怒火，渐渐变得无光，说那么多有什么用，他还是原来的他，什么也不会明白。

丢下伊晨风，夏末如没有丝毫的滞留，直接朝着山腰的方向快步走去。

刚才还气若游丝的伊晨风，眼神收敛，浑身骤然积聚起一股强烈的气势，强者的霸气。他双目坚定，站起身来，病弱之态全无，根本看不出身上还潜藏着重创。她说得一点儿没错，他绝不可以把他的懦弱，展示在伊鸿翔面前。

半山腰，一片荒芜，原本长平寺的位置，仅还剩下些没有清理干净的黄泥。山崩之前，又有谁能料想到会有现在的这一幕。惨淡二字，完全不足以形容现在的凄凉。

不过夏末如只是略微地扫了一眼，便从旁边绕了过去。更萧瑟的场面她都见过，那血腥浓郁的战场，何止比这里恐怖上百倍。归根结底，全是因那场战争而起，她握紧双手，眼中闪过一道肃杀之色。

伊鸿翔的坟墓，修葺在泥土塌陷的另一边，所幸的是，除了四周零散的泥沙，基本上没有被损害。不过那些肆意丛生的枯草，让夏末如看着实在难受。这里，应该很久没有人来过，足有三年了吧？

因为伊晨风一直认为自己弟弟的死全是因为夏冠英，所以不容许任何姓夏的人，来此地拜祭。而他之后便去了战场，夏末如至此在世间消失三年，最后把伊鸿翔独自丢弃在这里。

伊晨风，你睁大眼睛看看，你都对自己的弟弟，都做了些什么。夏末如是满心的痛，却强忍着，换作一副她再熟悉不过的浅笑。淡淡的，不免有点儿失色。

“鸿翔，一定在怪我吧，三年了，才来看你……”夏末如一根一根地拔掉墓边的杂草，直至手心被划出血丝，她依旧继续。最终，她看着眼前冰凉的墓碑，目光飘散，久久地坐着。

很多的片段，在夏末如的脑海中一闪而过，她越想要抓住，它们消失得就越快。不论多么不愿承认，他，的确确是死了。

“鸿翔，我来就是为了告诉你，要不了多久，天下就会太平。到时候，没有战争，没有硝烟，百姓安居乐业，四海升平。那是你的坚信，所以，你一定要好好地看着。”夏末如伸手触摸着墓碑上凹凸的几个字。然后，从怀中取出一张叠好的纸，吹燃火折子，在伊鸿翔的墓前，付之一炬。

后面站着的伊晨风眼中闪过诧异，虽然只是一瞬间的事，但他分明看到夏末如烧掉的那张纸上，画着的是苏冰。他看向她，感觉从她的身体里散发出一股浓郁的气息，那是他再熟悉不过的，恨意。

没错，夏末如也有恨，恨突厥，恨他们因为一己私欲，而毁了她的一切。只是那些恨，带着更多的感伤。死去的人，终究会长埋在地下。而活着的人，还得继续活着，双倍地活着。

两个活人，一座坟墓，久久矗立着，直到天空的太阳划过头顶，向着西边落去。他们依旧有些眷恋，不愿离去，此去经年，又不知要到何时才会再见。

离别，是谁也无法阻止的。夏末如最后看了一眼伊鸿翔的坟墓，转身，朝着来时的路离开。或许一切的事情，冥冥中有谁在牵引着。就在她准备走过长平寺前那棵倒在地上的榕树时，目光被一样东西锁住。

是山崩时夏末如拼命去拿，甚至差点儿丢了性命，却最终没有拿到的那个用黄布包裹的方块。她一步一步走过去，不是很急，因为她隐隐地感觉到，里面包着的东西，即将改变她的整个生命。

只是，那到底会是什么？以至跟在后面的伊晨风，也不由得停住脚步，转头紧紧地盯住它。

萧索的冬季，没有雀跃的群鸟，过于安静，让两阵急促的心跳显得分外的明显。她，或是他，神情都不由得变得紧张。

黄布最终被揭开，谜底也因此浮出了水面。一道耀眼的金光，折射进夏末如和伊晨风的眼中，却灼烧了她的眼睛，让她感觉异常地刺痛。

是帅印，那块失踪了十六年的帅印……谁能想到，统领千军万马的兵符，居然一直在祥和的佛音中沉睡。

只是夏末如的眼中，呈现的不是喜悦，即使牺牲了那么多，只为寻找到帅印。震惊、愕然、怅惘……扭曲的神色，每一样都证明着她的痛苦。无法言喻，

无法形容，生不如死的痛苦。若是可以选择，她宁愿一生都不要找到那个所谓的真相，因为对她而言，实在来得太残忍。仅仅在瞬间，便彻底击溃她的信念与意志。

帅印从夏末如的手中脱落，一阵寒风袭来，吹飞了那块已经褪色的黄布。而同时，跌落在地上的，还有半块洁净无瑕的璞玉。

因为太相信，所以从来没有怀疑过，然后，帅印的失踪成为了一段解不开的谜。那半块玉，夏末如与伊晨风，都再熟悉不过。因为另外半块，一直戴在夏冠英的身上，直至死的那一天。

帅印失踪那晚，只有四个人到过书房，伊天、夏冠英、夏钟，还有就是夏末如的母亲，方云。可以排除外贼的可能，只是夏末如一直不相信，会是四人中的任何一人所为。可最终，她却被那份信任彻底地出卖，被最亲的人背叛。

方云失踪之前，玉佩一直戴在身上，现如今却与帅印一同出现。那说明了什么，夏末如清清楚楚。天，顿时黑了下来，比任何一次来得都要暗，然后她闭上双眼，直直向着地面倒去。

睡了吧，不要再醒过来。在她的潜意识中，响起了这么一句话。

另一处。

塞北，黄沙依旧无情地狂卷。练习场上，韩显廷与夏千少各自骑在马上，竭尽全力地比试。

刀枪猛烈撞击，擦出刺眼的火花。即便如此，谁也没有退却半步，更是战意十足。刻苦练功，熟习兵法战略，这就是韩显廷现在的生活。此刻的他，心中唯有一个信念，就是变得更强。强到有足够的力量，帮夏末如撑起整片天。

夏千少的长枪向着韩显廷疾速迎上去，而韩显廷亦是举着手中的大刀，气势如虹地冲过去。突然，他的心猛然一阵揪痛，哐的一声，大刀落在了地上。

“显廷，你没事吧。”夏千少急转马头，这才把长枪收了回来，见韩显廷双眉凝结，脸色痛苦，单手用力捂着心口，忙关切地问道。

“没事，可能是旧伤复发，我们继续。”痛在心头，仍有余悸。韩显廷重重地喘了口气，俯身捡起地上跌落的大刀，恢复到之前的神色，对着夏千少道。

“算了，今天就到此为止，我让军医来帮你看看。”夏千少觉得事情并不像韩显廷口中说得那么简单。而且，自刚才起，他的心便莫名的沉重起来，根本无法集中精神。不由自主的，夏千少向着梁宇的方向望去，因为那里，有着他最牵挂的人。